

目 录

記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間粵局之演变·····	罗翼群 (1)
陈炯明率粵軍回粵、援桂及叛孙·····	吴幼彭 (58)
莫荣新軍被粵軍击潰、旧桂系退出 广东之役·····	凜 之 (71)
粵軍魏邦平部始末概况·····	胡銘藻 (81)
陈炯明部退守东江惠州及被消 灭的經過·····	彭智芳、侯 梅 (96)
邓本殷八属联軍的始末·····	龔志鏐 (105)
广州受降接收紀实·····	李汉冲 (118)
国民党軍队入越受降見聞·····	谷 山 (146)
抗日期間蔣介石集团对待华侨二三事·····	陈曙风 (154)
陈济棠勾結香港英政府陷害革命人士·····	謝頌雅 (162)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与香港英 政府勾結一例·····	梁若尘 (165)
陈济棠、余汉謀时期潮汕几宗对日事件·····	蘇秉彝 (171)

我所知道的陈公博.....	陈伯衡 (183)
敌伪时期广州市金融混乱情况.....	卫 恭 (190)
陈济棠垄断广东糖业的前前后后.....	莫应淮 (204)
陈济棠指挥反革命战争的史实.....	卜汉池 (211)
补充及订正来函.....	卜汉池、鄺震球、徐湯殷 (216)
勘誤表.....	(95、164、170)

記孫中山南下護法後十年間 粵局之演變

(1917 --- 1926)

羅翼群

- (一) 隨中山先生南下護法見聞
- (二) 援閩粵軍成立前後
- (三) 炮轟莫榮新之始末
- (四) 援閩粵軍開赴潮梅地區補充整訓
- (五) 回憶粵軍援閩各役
- (六) 援閩粵軍擴編後回師廣東之勝利
- (七) 粵軍平定廣西與陳炯明阻撓北伐
- (八) 陳炯明六月十六叛變前後
- (九) 許崇智軍入閩成立東路討賊軍
- (十) 西路討賊軍克復廣州
- (十一) 孫中山返粵就大元帥職及東路討賊軍之回師失利
- (十二) 關於接收關余和商團事變見聞
- (十三) 孫中山北上前之廣東軍事和財政情況
- (十四)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借廖案攫取廣東軍權
- (十五) 從蔣東征及忤蔣被扣

從1917年孫中山先生率海軍南下護法以迄1926年蔣介石奪得黨政軍大權止，這十年間，廣東軍政局面事變紛乘，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情形複雜，今以衰朽之年，就當時親歷見聞，憶述往事，挂漏、誤謬之處，在所不免，此稿聊備史家

参考云尔。

一、随中山先生南下护法见闻

1916年袁（世凱）死黎（元洪）继，中山先生自日本还居上海。随命中华革命党各省討袁軍事結束。广东方面虽曾驅走肆虐数年之“袁朝”郡王龙济光（龙奉段祺瑞內閣任为琼崖督办，率所屬“济軍”移駐琼崖），但桂系旧軍閥陆荣廷却接踵而来，陆本人及其所部將領陈炯明、譚浩明、莫荣新先后任广东督軍，盘踞肆虐，与北洋軍閥相勾結。是年冬，我奉召自广州至上海准备赴南洋清理中华革命党公債借款，寻以段內閣对此債款口惠而实不至，我便留滬上海环龙路44号（中华革命党事务所），协助朱执信办理党部文书事务，为期約半年。我对此笔墨生活不甚安心，1917年四月間乃請示中山先生，拟告假一个月赴北京游览观察当地情形。中山先生便止我說：“现在段祺瑞意欲对德宣战，冀借此大借外債，扩充其嫡系实力并以武力統一全国。但国會議員及社会各方面多不贊同此举，段乃嗾使听命于他的各省督軍省长作响应表示，不久北京局面会有异动，你不宜前往，如不留滬，可先回广东与在粵同志和地方軍官作些联络和准备工作。”适邓仲元丁父忧自日本归国道經上海，邀我一同回粵。中山先生遂命我与邓先行，我在惠阳淡水邓家留約一月即出穗垣。是时古应芬亦已奉命由沪抵穗有所活动，古对我言：“段祺瑞已被免职，督軍团已生变，宣告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张勋入京，黎元洪被督軍团胁迫下令解散参众两院，旅沪国會議員通电否認解散国会命令，先生（謂中山先生，下同）以事急，經命展堂先生（謂胡汉民）回粵，并已赴桂见陆荣廷（两广巡閱使）有所策划。”不数日，广东督

軍陳炯明、廣西督軍譚浩明果然通電宣布兩廣暫行自主。此事自然與胡漢民說陸有多少關係；但實質上陸榮廷之職使兩廣獨立，並非真正服從中山先生之政治主張，而是乘機割據，以觀時變。

七月一日，張勳等竟擁清廢帝溥儀復辟，黎元洪避入日本使館，被免職之段祺瑞乘機督師馬廠，旋敗張勳于廊房，遂入北京迎副總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已則復任內閣總理。中山先生迭電以擁護約法、恢復國會、誅鋤叛逆號召國人，而段祺瑞不恤，竟另謀召集臨時參議院，企圖毀法造法。其時海軍總長程璧光不直段之所為，率海軍第一艦隊抵滬，宣言否認國會解散後之政府，并表示听命中山先生赴粵護法。中山先生遂于七月二十二日自滬乘海琛軍艦南下，其他海圻、肇和等大小十餘艦陸續同行。古應芬得訊，即屬我携密函趕赴汕頭迎謁中山先生報告粵中情況。我抵汕頭時，海琛艦已將啟碇赴穗，我登艦謁中山先生并隨行南返。是時隨行人員中，除朱執信、許崇智、黃大偉、胡毅生等多人外，尚有陳炯明，使我頗感意外，因陳自民二（1913）討袁失敗後，便脫離中山先生，即至民五（1916）討袁驅龍之役，陳在惠州稱粵軍總司令，仍不奉中華革命黨旗幟，此次何以忽又隨中山先生南下？我在艦上以此私向許崇智詢問究竟，許告我說：“竟存（炯明字）此次到滬，已幡然覺悟，認識到革命唯有服從中山先生領導才是正確的道路，經向先生表示竭誠擁護，故先生邀之同行，將來抵粵，當有用途。”我聞許言，一方面，深感中山先生對干部之寬洪大量，另一方面，亦覺陳能幡然悔悟，回頭是岸，論公論私，值得欣慶。（有人說：陳至滬向中山先生表示悔悟，是由鄧仲元從中關說，那是不符事實的，蓋陳至滬時，鄧已借我先

返粵。)

海琛艦航行甚慢，每小时速度不过四、五浬，而且不时停顿不前。据說是停航过久，舰底积結蚝壳甚厚，由于仓卒奉令南行，未及入塢修理，航行約一星期始經香港外繞道进入虎門下碇黃埔。中山先生率各艦抵黃埔之日为八月二或三日，广东督軍陈炯明、省长朱庆澜等均前来迎迓，中山先生登岸后即进驻前海軍学校（后并入黃埔軍官学校）为行轅。既而国會議員紛紛抵粵，我被派为招待人員之一，賃长堤照霞楼为办公地点。由于来粵議員尚不足开会法定人数，遂以八月二十五日以国会非常會議名义在广州开会，三十日會議通过軍政府組織大綱，九月一日选举中山先生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九月十日，中山先生在广东省議會（国会开会地点）就海陸軍大元帅职，并經擇定河南士敏土厂地址为大元帅府办公地点（选择河南为帅府办公地，主要是借助于福軍司令李福林的武装巩固）。其时陆荣廷、唐继尧迟迟无就职表示，帅府新任命之各部长，因而亦多未就职。中山先生为了促进局面的开展，曾派胡汉民（新任交通部长）再度往广西武鳴說陆荣廷，又命章太炎以大元帅府秘书长名义往川滇說唐继尧及西南各將領，然均无甚效果。帅府成立后，經費方面异常拮据，由于粵省財政全为桂系把持，无从挹注，只能靠借債及华侨方面捐款接济度日。廖仲愷当时以財政部次长署理部长，虽鞠躬尽瘁，多方张罗，然国会經費及海軍軍費，仍不能依时如数发給。帅府所屬職員，当时亦无薪可发，各人不分职級，每人每月只能領到广东毫洋二十元，仅足供个人食宿之用，生活十分艰苦。但在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能刻苦工作，未见动摇。由于桂系軍閥在財政上的掣肘，使中山先生极为憤懣，

后来炮击莫荣新，固有其种种重大之原因，而对此财政之见掘，亦与有关系也。

（二）援閩粵軍成立前后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虽有海軍方面之支持，然本身并无基本武装力量。此时广州实际上已完全落入桂軍势力范围。广东部队虽有魏邦平、李福林、黄明堂等部对中山先生尙称拥护，滇軍李烈鈞所部两师中，只有张开儒师比較服从中山先生指揮，其余方声涛师还是阳奉阴违，即以此少数拥护中山先生之部队而論，亦皆实力未充，不足以謀大举。

广东省长朱庆澜，辛亥革命时曾以陸軍統制官在四川反正有功被举为四川軍政府副都督，旋去职，实为翊贊共和之一人。民五被黎（元洪）段（祺瑞）任为广东省长，就任一年多来，在桂系軍閥掣肘下深感不能有所作为，1917年九月間，朱决心辞去省长一职，当时曾向中山先生建議將所轄省防軍二十營改为省长亲軍，任陈炯明为司令，归大元帅府直轄；同时复向中山先生陈述：省长继任人选以由粵人充任为宜，盖一则可以順应广东民情（尽人皆知，粵省自民二龙济光入粵，继以桂系統治，四年多以来，粵民备受压迫剝削，咸有“亡省”之痛），二则可以使帅府取得粵省民財兩政之权。当时中山先生甚踴其言。适胡汉民自武鳴回穗，胡在辛亥广东光复时曾出任都督，中山先生滿以为以胡之資望出任省长，当不成問題，遂通过省議會选任胡为省长。其时广东督軍陈炯明因弛广东賭禁而有开賭受賄之嫌，頗为粵人所詬病。陆荣廷迫得調之回广西，而命广西督軍譚浩督粵，譚未几出任援湘联軍总司令，遂命广惠鎮守使莫荣新升任粵督。莫荣新对胡汉民出任省长表示反对，对省防軍二十營归帅府

直轄一事亦不予同意。莫对中山先生表示：当此軍事时期，省长一职纵由粵人继任，亦应就有实力者遴选，方能应付粵省紛乱之局面，并介紹肇罗阳鎮守使李耀汉（广东新兴人，較与桂系接近）出任，仍通过省議會选任李为省长。中山先生当时格于形势，对省长人选問題不能不对桂系有所迁就，遂不坚持由胡汉民继任的主张，但声言省防軍二十营必須交由帥府直接統轄。莫荣新初时仍拒而不納，中經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多方折冲，且說明此部軍隊不留在粵境，必使向外发展。最后莫荣新始予同意，但仍坚持指揮官須由粵督任命以一軍权。时值段祺瑞欲以武力統一全国，在湖南方面已与譚浩明所率之护法援湘联軍接触之外，并以駐福建臧致平师协同叛附北方之广东陸軍师长兼潮梅鎮守使莫肇宇向东江进窺（不久即被粵方平定）。中山先生遂决定以原省防軍二十营为基础成立援閩粵軍，并决定以陈炯明任援閩粵軍总司令。由于徇桂系意见，总司令一职須由督軍任命，陈炯明初时頗不愿意，以为自己的資望早已駕乎莫荣新之上，不甘于受莫委任。中山先生乃通过汪、胡二人传語炯明，謂受莫委任，是为革命发展而屈，是为将来解除粵人痛苦而屈，且援閩軍事势在必行，粵軍成立后即出发省外，莫荣新亦不可能予我以掣肘。炯明經此曉諭，始勉强受命。

援閩粵軍成立后，中山先生异常欣慰，以为有了此二十营之基本部队，从而集中党内人力物力以支持其发展，前途希望极大。因此在粵軍人事安排上很重視，除命中华革命党軍务部次长邓鏗（字仲元，辛亥革命时曾共陈炯明光复惠州）为总部參謀长，以輔助炯明外，鉴于許崇智原为辛亥革命福建首义之新軍協統，光复后任师长，癸丑之役曾任福建討袁軍总司令，尙多袍泽留在閩中，对援閩軍事影响大，宜令其

参与援閩粵軍軍务。但許当时为中华革命党本部之軍务部长并兼大元帅府參軍长，秩視上将，一时頗难位置，最后經邓仲元參謀长与中山先生反复研究，仍决定劝許屈就援閩粵軍的支队司令（秩視少将），許为服从总理和革命前途計，終于欣然允就。其时，我个人原任帅府少将參軍，亦遵中山先生命出为总部中校副官代行副官长事（副官长已委定黃彊，但黃多在外負責交际聯絡工作，不常在总部）。

援閩粵軍总司令部設在越秀南路之惠州会馆（即今之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紀念館），原日省防軍二十营分別改編为援閩粵軍若干支队，每支队轄三、四营至少二营不等，当时的支队番号建制人选約記如下：

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轄三营；

第二支队司令許崇智，副司令关国雄，轄四营；

第三支队司令罗紹雄，轄三营；

第四支队司令邓本殷，轄三营；

第五支队司令洪兆麟，轄三营；

預备队司令熊略，轄二营；

游击司令徐連胜，轄二营。

援閩粵軍于1918年一月初开始出发至潮梅地区集中，一月底完結。当时陈炯明对莫荣新故示恭順，希望获得惠潮梅軍务督办的銜头，借助于地方人士之力，作为扩充队部之张本。在未出发前，邓仲元向陈炯明建議去电上海方面邀請蔣介石、吳忠信两人来总部任职，由于蔣、吳二人对中山先生素表敬仰，仲元在沪时与他們也时相过从，仲元謙謙君子，常对我言：本軍任务不止援閩，将来北出长江，問鼎中原，非网罗人才不为功，并謙称：自問对軍事规划与指揮才略不如蔣、吳。当征得中山先生同意后，邓即囑我草拟电稿由他

出名邀請蔣、吳來粵參贊軍幕。未几，蔣、吳二人果來任總部上校參謀，按照蔣、吳當時資格，此種職位亦系屈就。他們來後，對仲元和我私下談心，都說：我們入幕，系為服從中山先生革命而來，並非為幫陳炯明而來。足見當時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主張，在援閩粵軍幹部中具有崇高的感召力，陳炯明個人對中山先生及中華革命黨雖一向若即若離，但援閩粵軍仍不失為中山先生領導下的基本革命武裝力量。

（三）炮击莫荣新之始末

中山先生炮击莫荣新有二次，一次在援閩粵軍未成立之前（約在1917年十一月中旬），一次在援閩粵軍已成立之後（1918年一月三日）；但前一次因炮未响而作罢，且事关秘密，故鮮人知者。茲分別忆述當時实况如下：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三閱月，外而西南群帥意見不一（兼有政學系岑春煊、李根源及其他官僚政客在背後作祟），內而廣東軍政當局不聽号令，形同割据，飞扬跋扈無異於北方軍閥，徒建大元帥空名于上，而护法運動迄無進展。中山先生對當時局面極表不滿，廣東督軍莫榮新為桂系頭子陸榮廷之爪牙，事事听命于武鳴，視軍政府如無物，對軍事及財政更多方掣肘，而粵人痛恨桂系之壓迫剝削的程度，亦不減于對龍濟光。中山先生于憤慨之余，乃決定對莫榮新之跋扈專橫有所膺懲。其時援閩粵軍尙未成立，約在1917年十一月中旬，中山先生密令所屬海軍駐省河艦只作好战斗準備，同時并令听命帥府各陸上部隊俟海軍發炮後即起而响应。時除命朱執信直接指揮駐河南之李福林部隊外，并命羅翼群分別秘密連絡駐在河北之司令黃明堂（駐白雲山鄭仙祠一帶），魏邦平（駐廣州東山一帶），及林虎部梁鴻楷營（駐燕塘），

約期出動進攻莫榮新之督署（在越秀山下、即今之中山紀念堂地址）。梁鴻楷當時已答允一聞炮聲即率全營襲取隔鄰之蘇世安炮兵團。同時并約定由羅翼群所領之炮兵學生莫昌藩、彭凱勛、梁耀宗、王昭榮及伍漢屏等，進劫炮兵團，得手后即開進牛王廟陣地，掩護步兵進城。約期既屆，是夜，我率炮兵學生及其他軍官共十余人，先到沙河惠興酒店開房，佯作雀戰消遣，準備聞炮聲即出動，但候至天明仍未聞炮聲，我乃即乘馬車至東堤渡江入大元帥府詢問究竟。始悉中山先生昨夜未登軍艦，臨時改至中流砥柱炮台親自指揮台兵（已預先約好的）發炮，奈因炮是三十年前彭玉慶來廣東任海防大臣備法軍侵略越南時所制的舊炮，藥包潮濕，裹不著火，中山先生因已疲乏即回府休息，并囑有關人員和部隊改期再舉。是為第一次炮襲莫榮新流產的經過內幕。

第二次炮击时为1918年一月三日。此時援閩粵軍已成立，在準備期間，中山先生命由朱執信指揮陸上軍隊之責，并命許崇智、羅翼群協助陳炯明響應舉事。由于準備期間，聯絡運動各部隊範圍較廣，計劃事先即被洩漏。當時中華革命黨內及軍中一些主要幹部意見仍未一致，或以為中山先生此舉過于冒險，但中山先生態度堅決，不為各方動搖意見所沮。二日夜間，張繼及方聲濤（滇軍師長）二人來帥府劝阻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正告二人：“吾意已決，汝等不應多言”。并令二人暫留帥府一室（直至翌晨炮击完畢后始命離去），防其外出洩漏是夜軍事行動云。是晚八時許，許崇智和我兩人同到帥府，中山先生囑我們即去惠州會館粵軍總部通知陳炯明準備響應。我們辭出帥府時，許謂時間尚早，邀同我先到東堤妓館消夜后再去粵軍總部。我們到總部時已近夜半，陳炯明、鄧仲元二人尚未就寢，還詢問我等深

夜来此何故。許即出示中山先生命令，并告陈邓：中山先生准于深夜十二时许亲登同安军舰，并命豫章军舰随行，准备同时向督军署发炮。陈炯明闻言深表惊讶，初谓海军未必听命，即海军听命，陆上部队亦未必轻动，言辞间颇怪中山先生此举轻率，且以事先不与彼个人商量为嫌，大有袖手旁观，一笑置之之意。我等坐谈未一小时，即闻炮声数响，俄而响声渐密，同时，游击司令李安邦已遵令率小兵舰巡江，向长堤桂军驻兵机关如江防司令部等用机枪扫射。许崇智乃问陈炯明此刻可以下令出动否？陈曰：“我现所部都是新拨来的部队，素无一点情感恩义相结，事前又未对官兵说明，一纸命令，恐不生效，甚或败事。”我便插言：“梁鸿楷一营总可以先发动，前次曾由我手送梁五千元为发动费，梁曾坚称誓死有以报命，我今自去梁营发动何如？”陈止我说：“梁营一营，力量太薄，有什么用？”仲元亦说：“稍待一下，看执信方面情况如何再定可也。”（执信是时在双门底拱北楼担任临时指挥驻江北已联络的部队）我等数人在粤军总部待至天明，除闻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未闻任何一部陆上部队有所响应。而最可怪异的，则桂军方面绝无一枪还击，事后得悉莫荣新事先已得密报，曾集合其谋臣策士商量对策，莫的参谋长郭椿森力主镇静，不予还击，谓“还击则彼众我寡（时在省垣桂军不过四五千，而滇军及粤军共约万五千人），决无胜算，不还击，人将谓曲在中山，彼将更成孤立。”由于莫荣新采取郭的不理睬政策，加以陆上之滇、粤军不起而响应海军的发难，事态遂没有扩大，而中山先生讨莫计划又告失败。中山先生并因过度疲劳致病，休息了数日，莫荣新还曾假装若无其事，亲到帅府向中山先生问疾。当时人谓：“陆阿宋（陆荣廷为土匪时

所用名)及其伙伴，能做到今日地位，也是有他們一手的。”从莫荣新应付中山先生的炮击一事看来，其阴险詐伪亦可见一斑。(有人說，莫荣新还会买凶——拱卫帅府之福軍連长胡新行刺中山先生，被侍卫察破，而由李福林借故把胡新枪决云。附記以备参考。)

(四) 援閩粵軍开赴潮梅地区补充整訓

自中山先生炮击莫荣新后，表面上虽尙能相安一时，但与桂系之間裂痕已日漸加深。中山先生为維持援閩粵軍向外发展的默契，亦决定命陈炯明率所部克日离开省垣开赴潮梅地区补充整訓。莫荣新正深慮援閩粵軍在省垣久駐，有变生肘腋之患，对此当然求之不得。出发時間約在1918年一月中旬，我随陈炯明、邓仲元及总部部分人員乘坐宝璧軍艦离省垣前往汕头，大部分总部人員和一部分軍隊則另乘福安运输艦前往。总部在广州只留一后方办事处于惠州会馆，由付官长黄强(后改任总参議)主之。援閩粵軍抵汕时受到潮梅鎮守使刘志陆、潮循道尹呂一夔等及地方人士的盛大欢迎。刘志陆为广东梅县人，虎門陸軍速成学生出身，辛亥光复后曾任广东陸軍混成协司令部执事官(中尉級)，民二討袁失敗后投效桂軍，据說曾拜莫荣新为义父，以后迭受莫的提拔，升任至桂軍軍长，并与林虎、馬济結为金兰兄弟，同有桂軍少壯派之目。呂一夔为广西陆川人，向有些“名士”气，(后曾任广西財政厅长)。刘呂二人虽属桂系，但为人皆作风圓滑，对援閩粵軍表面上还算敷衍，我在总部工作时，亦頗得些协助便利。

援閩粵軍总部行轅駐碣碌，所屬部队均陸續开往指定地点集訓，暫以三个月为期(二至四月)。由于原日之省防軍

二十营多数装备殊劣，每营亦仅有枪二三百支不等，合共不过五千支枪，自改編为援閩粵軍后，莫荣新除拨过少数开拔費“送客出門”之外，对于械弹方面絕不予以补充。虽由“长于交际”之黃强在省垣奔走呼吁，亦毫无效果。当时陈炯明、邓仲元等均感到实力单薄，不足以膺此援閩一方面重任，鉴于向莫荣新呼吁无效，遂决定实行中山先生在穗同意的一項計劃：即一方面向惠潮梅地方人士借枪，另一方面向海內外热心贊助革命人士募捐筹餉。經過三个月的分头奔走商借枪械，共借到各种什枪約二千余支，子弹数万发。当时向地方人士借枪曾訂有鼓励办法：规定能募得人枪二百即任为营长，人枪六十任連长，人枪二十任排长，其不愿当軍职或零星枪支則估定枪价，借用后如有損失照价赔偿。根据这一办法，当上統領的有黃凤綸（陈炯明亲信），当上营长的有张化如、陈炯光（陈炯明之弟）等。援閩粵軍在就地获得人員枪械补充后，开始扩編了約有十营。至于筹餉借款，在惠潮梅地区收效不大，主要是当时地方經濟凋敝，有錢者不愿革命，有志革命者多是穷人。向华侨方面筹款，因已由中华革命党統一办理，总部遂不直接在海外进行。

二月中旬，第二支队司令許崇智抵汕头，旋在潮安設立司令部。許鉴于自己与副司令关国雄及各营官长均素未謀面，軍中合作恐有困难，乃商請陈炯明、邓仲元調我担任該支队司令部參謀长，幫助他協調內部人事和策划軍事工作，同时，又向陈、邓請調吳忠信以总部上校參謀名义到第二支队參贊戎机，陈、邓均予同意照办。許随率第二支队开赴蕉岭集訓。当时該支队共轄四营：第八营营长关国雄兼；第九营营长刘茂棠；第十二营营长邹武（邹旋辞职，以徐軍雁继）；第二十五营营长謝文炳。此外，我順道經兴宁原籍借

到什枪五十支，加以总部拨来三十支，新編成一个卫士連，以邓刚为連长。当时支队軍費限于編制，异常拮据，而許之旧部官佐多来相隨，以是除正式編制人員八折支薪外，其他額外人員則仅給微薄之津貼，計分二十元、十二元、八元三級。但由于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不仅許崇智向日閩軍旧部紛紛来归，海外华侨亦多聞风报效，如美洲华侨蔡鶴朋、吳泽理，南洋华侨张民达、罗立志等皆其著者。他們来部队后，都分別受委为參議、委員、差遣等职。

当援閩粵軍整訓期間，中山先生在粵环境日趋恶劣，桂陆（荣廷）滇唐（继尧）始終不就軍政府元帅之职，而政学系岑春煊等又阴谋从中捣乱，使中山先生备受掣肘。胡汉民先既被阻不能继朱庆瀾为省长，海軍軍費及国会經費亦难如期筹到。在軍事方面，桂系对拥护或接近中山先生之部队均力图离間或加以压迫，陆荣廷并电邀海軍总长程璧光赴武鳴暗談以破坏孙程間的关系（程之被刺而死，聞与此事有关）。继又拘禁滇軍师长时兼任大元帅府軍政部长之张开儒而夺其軍，使中山先生日感孤立。至于粵籍軍隊方面，援閩粵軍开赴潮梅后，尙留省垣之魏邦平、李福林所部力量有限，且他們著意保存本身地位，动摇顧盼。桂系至此遂进一步唆使非常国會議員中之动摇投机分子酝酿改組軍政府。中山先生以形势恶劣，遂于五月四日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大元帅职，并留书告別粵中父老兄弟，随即赴汕头視察援閩粵軍，隨行人員有胡汉民、朱执信等。此时陈炯明已率总部人員前进至大埔三河坝設立行营，准备进攻福建。中山先生抵汕后，即經潮安而至三河坝对陈炯明面授机宜，前方各重要將領均奉召至三河坝謁中山先生备受易勉。中山先生并曾亲至松口梅县視察，大大鼓励了当地的民心和士气。約一周以

后，中山先生即离汕头道經日本返沪。五月十七日，援閩粵軍开始向福建全綫总攻。

五 回忆粵軍援閩各役

蔣介石任援閩粵軍总部上校參謀后，頗得陈炯明邓仲元之信任，一切作战計劃，均交由蔣一手草拟，蔣所拟計劃經陈炯明批准后由总部編印裝成一冊，分发至各支队司令执行。按照所頒作战計劃，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使用兵力二十余營，以許崇智支队所屬四个營任左翼，集中蕉岭，向武平、上杭进攻，俟占領后进窺长汀、連城。中路分两部，以李炳荣支队、熊略支队共五營，从大埔方面进攻永定以进窺龙岩；以邓本殷支队、罗紹雄支队共六營（交由叶举指揮）从饒平方面进攻松柏关以窺平和；右翼則由參謀长邓仲元指揮洪兆麟三營及其他两營集中澄海、黄冈以監視詔安云霄之敌。在行将开始总攻以前，蔣介石还曾奉命至蕉岭大埔前綫視察，并与各將領交換意見，随即下令于五月十七日全綫总攻。左翼許崇智支队进展最順利，不三日已占領武平上杭，由于許崇智在閩頗有虛声，且事先曾派旧部运动駐武平蕉岭边境之福建省防軍謝某一營反正过来（編为第三十一營），同时，又运动武平上杭民軍藍玉田、鍾大輝各一大队归附，因此，駐武杭敌軍无甚抵抗而敗退。中路我軍进攻永定数日不克，陈炯明急令許崇智派队协攻，許偕我亲率謝文炳、徐軍雁两營前往，而命副司令关国雄率原轄八、九两營留守上杭待命。許部到后协攻一日夜，謝營最为奋勇，連占数个山头陣地，俯瞰永定城猛射，黎明駐永定之敌师长某狼狽而遁，許部遂先进城，繳获一些武器和不少彈葯服裝粮秣。我奉命乘所获敌师长大轎到三河坝总部报捷，陈炯明、

蔣介石大喜，立下令提升謝文炳為統領，并犒賞許部銀元若干。饒平方面部隊進攻松柏關亦順利得手。

第一階段攻勢取得計劃中的進展后，各部隊略事休整，即擬進行第二階段進攻計劃。原定許部分兩路：一路从上杭進連城、永安以取沙縣；一路略長汀、清流、歸化，將樂以取順昌，然后會攻延平；李炳榮、熊略、徐連勝等部進攻龍岩、南靖；鄧本殷、羅紹雄兩部進攻平和、南靖以窺漳州；洪兆麟等部進攻云霄、漳浦以會攻漳州；若兩路得手則將以鉗形陣勢以進取福州。但敵軍亦已調集兵力企圖全綫反攻。蓋其時閩督李厚基深恐粵軍深入，動搖其福建地盤，已向北京政府請援，增加了兵力。在反攻之際，詔安東山方面有臧致平師，平和方面有浙軍童保暄師，龍岩方面有段系邊防軍王永泉之第二十四混成旅，連城方面有周永桂旅。援閩粵軍面對絕對優勢的敵軍，眾寡懸殊，苦戰失利。左翼上杭被周永桂攻陷，我軍退守上杭蕉嶺交界之岩前；中路永定被王永泉旅攻陷，且進逼大埔，是役我游擊司令徐連勝在下洋陣亡。三河壩總部亦大感威脅，幸因大水，敵尚觀望未敢深入，我軍擲孤注一再反攻，其后又奪回上杭、大埔、永定，乘勝以趨龍岩，浙軍童保暄師以所屬陳肇英團陣前反正的影響，被迫后撤，我軍遂克漳州，是役以洪兆麟、熊略兩部戰績最佳，因以洪為汀漳鎮守使，熊略為汀漳道尹。詔安樂山方面敵軍臧致平師聞風而撤回廈門。未几，援閩粵軍總部遂進駐漳州。左翼方面，因許崇智已親率一部主力策應中路，進駐龍岩，付司令關國雄率第八營留守上杭，乃命羅翼群以參謀長率第九、第三十一兩營及民軍蘭玉田、鍾大輝兩大隊自上杭進取長汀、連城、清流、歸化，除長汀、河田稍有戰鬥外，由于沿途得群眾協助，各地軍事進展異常順利。克清